書

退溪先生集

九

廿二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答鄭靜而之雲○庚申

僕獨臥漳濱日覺衰耗離索之憂知古人之實獲我心也若非林泉魚鳥之樂殆難度日每思如公輩長在城中不知有此樂其何以消遣耶向者所規海郡之行恐其久處官衙縱酒喪德故耳繼聞欲往天磨等處云若果爾則甚善無妨今觀書中有動止狼狽之語因問子中頗聞一二悠悠之論本不足掛意然不可不先事善

處不如早去屛迹雲山中雖未免間入城中非
久復出如是數歲其言自息耳但君嗜在麴蘖
志怠書冊恐不能久於杜門守寂是爲大患耳
箴解中所論禪學處甚善當幷錄送其他曲折
子中必能言之茲不致詳明彥書兩紙具悉近
又專俾致書來其書及辯難近數千餘言浩博
無涯涘甚可歎賞其攻吾輩之失不爲專非亦
不能專是鄙說中如善惡未專等語吾未見明
彥書之前曾已自覺其未安今得明彥所駁而
覺得未安處亦非一二於此益知朋友講論之

有大補也甚幸甚幸所從改定處後當寄呈矣
但所云鄙說未安處是不過文字之疵語勢之
病耳大旨則非不是也明彦必欲舉全篇大義
盡斥攻之無一句得完者此其一病也又明彦
前日所自爲說初極疎謬其後改本雖稍勝前
而大段誤處尚多書中專不自知其失務欲自
護而專攻人此又其二病也然彼辯口如懸河
而吾輩拙訥如此何能一一與之爭論而求勝
乎但當從其是而自改誤處畧舉彼失而聽其
從否如何而時未暇下手耳餘在子中所冀其晦

勉萬萬

答金成甫別紙 德鵾○癸亥

櫂歌九曲一絕四句意混當初所見亦與註意同故初一絕云云其後所以改作一絕如此者非故欲鑿新而立異也只因反覆詳味本詩之意及除是別有四字而疑其當如此看也然於混心初亦不敢自必其的然嘗以寄示奇君明彥明彥亦不以後一絕爲是想其意正與來示同也來喩說得本註之意固是如此但如此則置平川以上作吾所自得無窮之趣看矣然則

其下漁郞更覓桃源別有之天者當作如何看耶若拜此而同作吾所自得處看則不當反有更覓仙路除是人間而別有一天之語矣若以此二句作異端老佛之徒厭常惡近而覓道於空虛杳冥者看則其語當有譏誚斥外之意不宜如是作一段好事爲若有慕尙歆豔之意也且聯珠詩格此詩末句下註云先生嘗以此句召謗此事有無未有他考若果有之則揆以右兩段意皆不當召謗也何者若如上段意看則所謂別有天者郞在桑麻雨露之中矣非有傲

以疑此之誤

物輕世之意何謗之有若如下段意看則所謂別有天者乃指異端者流不屬先生自家事亦何因而致謗耶大抵九曲十絶並初無學問次第意思而註者穿鑿附會節節牽合皆非先生本意故滉嘗辯其非而奇明彥亦以爲然矣獨於九曲與滉後改之說不同者蓋自入曲自是遊人不上來以一句及此一絶雖亦本爲景致之語而其間不無托興寓意處故雖明彥之辯洽不能不爲牽合之說所動而然也故鄙意竊謂先生此一絶本只爲景物而設而九曲一境

山盡川平而已素號此處別無勝絕殆令遊與
頓盡處故詩前二句直叙所見而末二句意若
曰勿謂抵此境界爲極至處而須更求至於眞
源妙處當有除是泛常人間而別有一段好乾
坤也云云觀諸賢和詩和此意者亦多有之如
方岳云筍輿更問星村路去看溪南一線天張
憲云摩挲老眼挐舟去看盡蓬壺洞裏天楊士
俛云莫道眞遊來此止更從此去覓壺天顧應
祥云更將清興消斜日風洞重尋一線天註云
風洞有一線天乃武夷最奇處遊人厭其遠俱

不到此等句皆以景致盡處故更欲別尋一仙境以爲究竟處竊意先生初意亦只如此而已而讀者於諷詠玩味之餘而得其意思超遠涵畜無窮之義則亦可移作造道之人深淺高下抑揚進退之意看如子貢無諂無驕爲至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顏子從事博約而欲罷不能之時皆以眼豁平川爲極至處及聞貧而樂富而好禮及聞一貫之旨及見所立卓爾皆是到得別有天意思也然此意當如古人引詩斷章取義之例而作如此看詩之本意正不說此也

知此則所謂所立卓爾之說不辯而明矣

與洪應吉 仁祐

齋廳寥曠雨聲秋思令人發省恨莫與晤款也夜氣與未發之中正以僕前夕所云太率易非眞實有見特一時想像揣度而言之爲愧故有不可易言之云今何敢復爲杜撰之說耶當各隨時隨事加存養體察之功庶有實得眞見而相發明乃有益耳近冒暑趍事疾病轉添勢有所不堪奈何

答洪應吉

示喻整菴所見於大頭腦處錯了其他精到處似未足尚只要見近古中原文獻如何且猶能與陽明角立以爭禪學之非是爲整菴而已近日僕之蹤跡思之悚惕委頓亦甚秋江前約恐未遂咄咄書空耳

與洪應吉

昨夕對床論話多幸但於鄙言無所銓揀而俱曰是此豈有益於懵滯耶繼此切望痛加辯詰庶精義不差也兩書皆呈但禪學如膏油近人則輒汚陽明又以雄辯濟之尤易惑人諸公須

戒之勿作徐曰仁輩始明終昏而自以爲得

與洪應吉

見諸徐復齋所著傳了切望寄示鄭先生著述任武伯令公許欲搜得於其後昆處見示近者再三叩之則任公答云所存只有先生手抄先儒之說若先生著述則無矣可歎有醫閭先生集者僕新得見之其人師陳白沙而篤信此學似不全墮於白沙禪學殊可喜想曾已見之矣自幸得見故奉告之耳復齋稾前來者送去

答洪應吉 癸丑

近以病中憂旱殊無好況久未相問承書始知
有驪興往還且作關東行計楓岳鏡浦平生眷
眷而不得者將先入君手老夫歆羨眞如籠鶴
望雲而奮迅奈何奈何何時再同行否山林之願
誰獨無之一失脚塵中能遂其願者鮮矣君之
此行時不可失老夫亦安能終遂沒沒於此耶
每遇名區爲我好相待而謝其遲遲也花潭行
錄太似疎略須勿惜周悉歸洗塵襟不勝幸甚
時再同行亦以是勉之

與洪應吉

近想尊丈先生起居康福侍奉外日有進益就中遊錄後跋不敢強辭不足以發揮適以疵累奉納多愧僕又愛此錄之詳贍傳寫一件欲爲他日憑討之資適子弟皆出無人對校幷以奉呈欲望兩君對讀一過以正訛漏而反之何如其間細觀有未穩處輒以鄙意改之頷肯與否唯在雅量幷寬其率易之罪幸甚告時甫頃論心有善惡之說大錯性卽理固有善無惡心合理氣似未免有惡然極其初而論之心亦有善無惡何者心之未發氣未用事唯理而已安有

惡乎惟於發處理蔽於氣方趨於惡此所謂幾
分善惡而先儒力辨其非有兩物相對而生者
也趙致道誠幾圖王會齋危微圖已盡之前日
不察而率然發口追思額泚近得鄭靜而天命
圖甚不易也但所差亦在於此又謂性不可以
善惡名此亦誤說大抵義理精微何可易而言
之哉所求靜說足下所見殊端的吾無以進於
此者但辱書言簡而意到心實愛之故當初受
而不辭更見其中所以見推者大過無一句可
當之實冒受此書雖不以示人天亦非之怛然

不尋取以回納須就其間截去二三行補以他紙略道其嚮道慕古拙修勉强之意不過數句而止還以見寄不勝幸甚人有爲學之名人必以百責歸之此危道也況自相以無實之聲稱云推許以招人之笑怒哉

與洪應吉

比日寒凝想侍履進道有相益增淸福前來策草綠兒輩傳誦多日未還今始回納有愧稽緩也當初見策題竊恐對者難說到十分處及覩盛對議論開闔筆勢滂沛令人發望洋之歎而

張吾輩之氣眞可爲　聖朝預賀得人也其中如不可傳者藏於萬物之表等語似太㢠高遠所以然所當然亦少有差互說處想寸晷之下筆快失照管之病應已自燭破也冲菴集五卷姑留此亦有令子弟傳寫之文俟了當謹奉還細觀此人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來所見實高人一等其歸養辭職等疏出於至誠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蹈大禍豈不悲哉豈不悲哉拙疾因寒轉深弓臥冷齋俟稍姸暖日不惜一顧洗此幽愁也

答金伯純 克一○癸亥

价來承惠手翰辭意珍懇令人醒然改觀古人所謂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者信不虛也滉幸此無他但覺衰頓日甚自聞星州之訃 黃俊良 一慟之餘身病益添僅僅度日耳此人晩好此學深可嘉尚不淑遽至於此士友之慟想可同也示諭向來之誤今自之覺不幸已往至幸方來惟在加之意愼無以得少爲足亦深以作輟爲戒勿爲澆俗所遷奪積之以久何憂於卒無得耶苟爲不然前日見人之行不掩言以爲甚病者

忽反在我是尤可懼也如滉老病瀕死之年乃始窺斑徒有跂想懸慕之勞實無所得每得明友之書未嘗不懍惕靡容也

答權景受 大器

示及龍宮葬事曾已聞之愚意當從遺命至痛之意無疑何者有棺無槨孔聖葬鯉之法顔淵之死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家禮葬不用槨亦有明文貧窮守禮者猶可法此況此人平生懷至痛之情有此命而家人朋友乃欲徇情而棄遺意反爲無理故前此云云今聞又有要措灰

擲之言到此則吾亦難斷君等當觀其命之治亂隨宜善處然不用至善之治命而用其或出之亂命恐非相知朋友成其美之至意也凡此皆非遑遙斷之事須在旁善處爲可耳

答李全仁 壬戌

去秋幸得相見宛對典刑之遺今因書來具悉示意且欣且歎無以爲心未上之事勢固至此雖曰遺忠未獻至意未遂然其不幸未必不及幸也須勿以爲恨襲藏以待之爲佳寄示衍義書其所謊緒處已如此而竟至爲未成之書天

意誠不可知也不勝撫卷太息之至至於來喻欲使昧者踵成之則又非敢必冀於萬一也旣未承當所宜回納而惟以得見爲幸姑此奉留以少發蒙蔽不敢失墜耳

答李全仁 丙寅

向者人回書至備悉所諭撫攬今昔爲之慨歎不已適見高君將往彼云因略道一二者只欲高君詢訪隨便報來耳不意君專伻冒寒來遠至替且前後皆有饋遺豈山居約素中所宜爲耶令人慼然靡寧佩情之餘深冀後停庶安鄙

悃也行狀本非所堪義所難辭謹已草修恐或有疵闕鄭重未敢輕出亦念既送于君固遂傳出世人所見好惡難測不無惹起鬧患之虞姑俟後日未晩也遺稿亦已捧閱訖了欲再勘過近連有他事未果皆當俟後納還也來紙並曾誤墨今附來使去矣但寫去大字可刻處刻之似可而吾東土石性例多麤頑不受鐫刻或都作一屛看亦可耳拾遺詩承領

答李全仁 丁卯

伏惟尊先晦齋先生廷臣入 啓有一代儒宗

之語仍請復職尤爲寵光天道好還是非之公
決無終泯之理於今乃驗爲國爲私爲儒林爲
斯文讚賀歡抃之至言所難形病拙去夏冒大
暑入都適值 大變奔勞號劇賤疾遽革莫保
軀命不欲死於尸竊之中狼狽來歸時議以不
待山陵事畢而歸大以爲責慚懼方深今日又
奉召旨當此冬嚴何以趨 命不得已又至於
乞辭不知如此終作如何結末憂慮無涯前云
行狀草定已久猶未正寫人回不得付送恨恨
自當繕寫因便送傳來月望前後似可達也一

設　先王實錄廳則必下本家徵取行狀而
文字等君須預待也餘詳別紙不宣

別紙

一遺稾僭妄標點君當改寫數件謹藏以待或
有　朝旨取上或時賢求見刊行則以之應副
可也但恐今述行狀中或有更考之事故姑留
之其二疏亦然

一作序不敢輕易爲之旣正寫遺稾後用以更
求當世之名賢爲可

一中朝使臣問東國有能知心學人與否禮曹

列數以答尊先先生參列其中又以答忘機堂
論無極太極四五書爲得程朱微旨書以示之
但未知使臣見後以爲何如也
一獨樂堂溪山泉石略具示及此非欲入於行
狀欲知其勝槩而聊作題詠以慰遺慕仰之懷
耳但病老多掣得遂鄙意與否時未可必也
一凡歷官年月似不必拘之盡錄然亦有不得
已書之者或雖不書而言意之間有不可不知
而謾言之者故欲知其詳但恐官敎不在無從
而考出大槩略數書示

一九經衍義求仁錄大學章句更定續或問等
書具帙付來使去若 朝家取索上進可也

答李全仁

尊先先生昭雪復職事頃者伻來時始得聞之
書中報道云云其翌日得一邸報政院蒙 恩
人等奉承 傳時某某等三四人往年已奉承
傳故今不奉事入 啓乃知先生曾有復職之
命久矣自愧聞知之晩今見來亂之言本家亦
未得聞知何以如此可恠可恠須遣人請受職
牒于銓曹以來爲佳石物等事先生遺意雖不

欲之令朝議如彼道主又欲力圖何可違之但碑文見囑於滉而書中援喻諸說太不相近何其誤之甚耶滉平生未嘗爲人作一碑文今豈敢獨當此事耶不但此也行狀曾已妄述所不敢隱今寫送呈碑文之作固不當以一手累讀爲之須以此狀求之當世之名流以圖不朽以吾料之奇執義明彥可以囑請宜亦不至於固讓也

別紙

遺集二卷八規十條疏等付胤送于方伯方伯

承　朝旨欲繕寫上達故也然旣寫後須請于
方伯再三審細校正而後上送乃可不然文簿
倥偬中何人能細密校正耶求仁錄大學更定
續或問等書　朝家旣索進遺稾固當上進其
奉先雜儀滉意甚欲傳布聞方伯亦然云緣上
爲佳惟衍義書用功最多議論亦好而未及成
書至爲可惜今雖未上亦寫一件隨後上稟亦
似爲當此在方伯量處如何耳向所云欲續成
者此近處有鄭惟一佐郎今之名士也見此書
身勸滉續就事滉以衰病不堪任此事却以勸

鄭而鄭亦不敢當云耳此事恐亦惟奇明彥似可當之但不知彼意肯否也實錄廳索取時必有某某等文字上送之云隨所云送上大槩今所上行狀纂述文集等爲緊切也草藁序文亦不敢輕議姑待　朝議而後更議可也臺亭題詠雖不無願意病倦昏塞如此雖作何足觀也實錄廳所索墓誌亦當上之但丁舍人所撰誌文未穩處頗多似難上送如何如何前書判府事除授在丙午年下鄕後事然乙巳正月　仁廟命爲貳相累辭不獲夏赴　闕供職七月

明宗即位錄功時亦似以貳相行也至明年丙午諸狀劄皆云左贊成而中間不宜垂簾劄子則判中樞云云議垂簾事豈在丙午下鄉後耶此必是乙巳秋冬間事也故疑於是年秋冬間嘗以某事暫判西樞而旋還政府此事受職牒來考後可得其實姑於行狀內依垂簾劄云云須更審覈爲佳

答李全仁 戊辰

伻人遠至拚書具悉深用慰喜緦尚帶舊病迎見新春世患嬰纏無路脫去前下 敎旨極難

承當自効一疏未達 朝聽而又蒙促 召不
得已復上辭狀席藁待 命不測終如何憂懍
日深奈何身事如此假使不作西行何可招邀
遠外人如君輩相從於雲山烟水之間因以引
惹得世間閒指點耶行狀改處自此亦會遞報
于方伯時未見回答然其改處雖無甚緊旣知
其誤而仍舊不改亦深不便未知方伯竟何以
處之也改題神主不改陷中古禮爲然今雖贈
謚亦陷中不改耳碑石表石但以大小詳略而
異其名別其用碑當立於墓道東南隨地形便

宜令人立於壘左者亦恐取東南之義也

答李達李天機

所論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之義恐未然蓋泛言之天下之物孰非外物定性書乃極言以外物爲外之非而必內外兩忘然後可以定性何也物雖萬殊理則一也惟其理之一故性無內外之分君子之心所以能廓然而大公者以能全其性而無內外也所以能物來而順應者以一循其理而無彼此也苟徒知物之爲外而不知理無彼此是分理與事爲二致固不可若

只認物爲非外而不以理爲準則是中無主而物卒奪之亦不可惟君子知性之無內外而應物一於理故雖一接外物而物不能爲吾害澄然無事而性定矣故卒章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忘外物之謂也觀理是非一循理之謂也一部定性書須以此之讀之乃得其旨若如所論飢思食渴思飲之類正是認物爲非外而不以理爲準則之病恐與本旨益遠也如何如何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止理爲之主

而使之流行歟

太極之有動靜太極自動靜也天命之流行天命之自流行也豈復有使之者歟但就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處看若有主宰運用而使其如此者即書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程子所謂以主宰謂之帝是也蓋理氣合而命物其神用自如此耳不可謂天命流行處亦別有使之者也此理極尊無對命物而不命於物故也

理氣交感

交感當以二氣言不當以理字兼言

何氣爲明爲强何氣爲昏爲弱

氣稟不齊之故大學或問論明德處論之詳矣今以所問略言之得陽氣者爲明爲强得陰氣者爲昏爲弱大槩則然而就其中又各隨所得之清濁純駁分數多寡而有善惡之不齊焉故濂溪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止矣之論

理勝氣歟氣勝理歟理勝氣時氣何弱歟氣勝理時理何弱歟

理本其尊無對命物而不命於物非氣所當勝

也但氣以成形之後却是氣爲之田地材具故
凡發用應接率多氣爲用事氣能順理時理自
顯非氣之弱乃順也氣若反理時理反隱非理
之弱乃勢也比如王者本尊無對及强臣跋扈
反與之或爲勝負乃臣之罪王者無如之何故
君子爲學矯氣質之偏禦物欲而尊德性以歸
於大中至正之道

昏明先昏後明强弱先强後弱

此則偶然各從其語順耳不必以程子論吉凶
是非之類求之

答金思儉 希禹

前日逢場作別離思如牽翌朝僮還乃知宿於山舍未得對月聽琴以遂一夜之款不意旅次垂記復此俘問感與愧并不知所喻至如來喻所詢數說皆先儒所已定况之譫瞎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道一而已聖賢所指而言者或異一貫之道舉全體大用而言也率性之道指人物所循而言之也曾子言聖人之忠恕故直以是爲道子思言學者之忠恕故云違道不遠然則所謂道者何待乎他求哉即忠恕而盡其理

則忠恕即道卽仁義禮智而盡其理則仁義禮智卽道令以忠恕則云未盡於道以仁義禮智則難名於道乃欲別求他物以爲道此則尤非淺陋所及也其末又云欲從事於道以何爲先道不遠人敬不可須臾離持敬集義第一要法旣辱問寡不敢無言非面不具切幾珍重

答宋寡尤言愼○庚午

滉頓首滉適遊遐遠病廢人事雖聞遭服久未修慰愧負無地忽奉辱書具悉已過卒哭孝候支勝不任遺釋之至滉休致之請尚未蒙 恩

身無所措罪無所逃老病日甚恐終無以自附
於清議之末日夕憂惶計不知所出也奈何奈
何就中辱諭諸條皆非懵陋所及卒然垂訪詎
不知所以爲對雖然旣被枉勤姑試妄道其一
二而明者擇焉竊意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
應指適子孫而言雖有妾產恐未可遽代承也
冢婦奉祀當代者不得受則祭無主人事事皆
難處所不可行也而 國法決訟率用冢婦奉
祀法中間尹彥久爲大憲欲改其法滉謂尹曰
此法固可改但薄俗無義長子死肉未寒或驅

遷冢婦無所於歸者有之當如之何故令若欲
改此法必并立令冢婦有所歸之法然後乃可
尹極以爲然未知其後能卒改與否耳祖母及
母生存而孫奉祀廟主遞遷之疑世人亦多有
之然苟如是不可改則家禮大祥前一日何故
不論祖母或母之存否而直行改題遞遷之禮
乎夫莫重於昭穆之繼序而或子或孫旣當主
祭則世代之變已無可奈何雖有所大悲感者
而亦不得不隨以改遷也士大夫祭三代乃
時王之制固當遵守而其祭四代亦大賢義起

之禮非有所不可行者今世孝敬好禮之家往
往謹而行之 國家之所不禁也豈不美哉但
其疏數不同之說古者廟各爲一故可如此今
同奉一堂之內而獨疏擧於高一位事多礙理
如何如何祭之儀節饌品從禮文爲當而古今
異宜亦有不得一一從禮文處循祖先所行恐
無不可也婦女參祭如示甚善神主旁題之左
右古亦有兩說然混謂家禮朱子之制大明會
典五禮儀 時王之制皆題在人左今當依此
而書之近又見濂洛風雅張南軒武侯贊下記

朱子跋云題其左方此亦必指人左而言不亦爲明證乎至於求友取辱之說不知盛意如何而發此言耶愚意我苟欲求益於彼惟當盡在我之道而與之豈可先計其禮際之間厚薄敬忽之故而咈然生恥辱之嫌也且詳所論無非立彼我之畦較勝劣之辭欲以此心求逢直於人宜乎不見益於己而適取困於彼也已雖欲忠告於彼彼能無猜阻於我乎哉孟子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此言當深味也求仕不必由科目古人已有其說家貧親老爲祿仕聖賢亦

所屑爲也但今之由他歧入仕者　國家待之
太有區別其人自處亦殊爲猥雜終歸於名節
掃地者滔滔焉甚可惜也此在當人自度其能
不墜墮與否而處之他人豈能勸沮之得當哉
胡康侯曰出處不可謀於人正謂此也喜事不
靜之習立異干名之病世人每以歸諸於向學
之人世固爲險隘矣然細觀今之所謂志學之
人於學未有所得而已先蹉入於此習此病者
果多有之斯固後生之切戒然豈懲此而欲其
爲同流合污之行也哉康節打乖法門旣[illegible]

師法延平絕世靜坐若專以爲標準亦或有流
於一偏之弊惟掃除百雜一意專事於博文約
禮之誨忠信篤敬之訓能以規矩自治則正所
以敬勝何患於怠勝能至於純熟則正所以入
德何以云歸於亂德耶惟在勉之而已則所以
處已應世者不待安排準擬自皆得中而不落
於一偏之域矣明道云子弟凡百玩好皆喪志
雖書字亦不欲好之則可知雜藝關心之爲不
可然游於藝發於聖訓亦非專禁絕也慮耽著
爲害耳晦菴告陳膚仲以家務叢委爲用功實

地戒范伯崇以官事擾擾暇時能收斂省察云
云則大本可立則人事廢棄可知其不可惡也
苟能隨時隨事不輟其工則人事雖多無非爲
學之地也讀書固當反說約也來說云云皆已
得之顧恐能踐言之或不易耳書須成誦張子
之格言前日滉擧似於左右恐亦非謂天下諸
書盡欲其成誦也聖賢之書切於吾學者誦之
而其誦也又非若今之應講擧者啓齒落之
爲耳寒泉精舍規制不詳其如何然先生每稱
爲墳庵則與滄洲精舍專爲講道而設者其不

何必矣況滄洲釋奠之禮乃先生晚年以道統之傳有不得不自任者故設此禮而不疑者恒人而欲效顰非大愚則大妄也其日拜先聖雖非釋奠之化然亦恐未可率然爲之此中每有意於此事而迨不敢焉此未易與人人言也老者疾患種種眼昏神眩不能耐煩於文字間來人難久留來說許多自力修報於一日夕之間辭多鄙略字皆荒草有以恕照則幸甚

別紙

書中意有未盡復略布於此疎誕二字不知何

故奉歸於左右初甚怪之及細看來諭雖不可
謂實爲疎誕然不無有近似者恐不當以爲不
害而不思矯揉之方也大抵向見左右志氣頗
多激昂軒輕激昂軒輕圖勝於委靡頹塌然苟
恃此自負而謂人之莫已若也則必至於矜豪
縱肆不循軌度傲物輕世其行於世也有無限
病痛悔吝而猶不知自反又不肯遜志屈首謂
切敎學加工於此學則無以變化其一偏之弊
習此疎誕二字所以作祟於平素而不可解也
是以古之君子不以激昂軒輕爲貴有此志氣

而積功於義理之學能消磨了血氣之偏弊者
斯爲可尙也已不知能畱意否狂妄之言發之
無端悚息悚息送來紙䌸空帖欲令一一書還
向者畢不計鹵拙或作無益之伎倆今老病劇
矣求者不勝其煩甚非老者安之之道盈箱溢
架勢將皆歸於空返或恐於盛囑亦有不能盡
如戒者奈何且千里程途如欲寄可書託人可傳
而乃如此專伻遠來勞弊空還亦覺多事未安
於懷

朱子書得見否如欲爲學莫切於此

與李子修憙○戊辰

別後歲月如馳忽奉尺札深慰積思如滉者苦被世患驅迫年前狼狽是所自開緣此咎責塞兩儀方俟譴罰之際反蒙 恩召押至荐加夐越超異惶戰失措自古欺天欺世更有如滉者乎然莫非自取何所歸咎日夕憂惕以病自繞而已奈何學之不進所憂者固然而在滉尤甚何以爲公謀耶每念往年忍寒溪窩日傍陋門而病未接晤愧負至今所付安道空帖力疾涴墨欲寄無便今以附來使所以謝往年愧負之

意幸勿以示人恐亦因此招尤而速累也尹先正理學淵源無所考徵雖爲可恨然佔畢四佳及輿地諸書等所稱許如此則其人必有取異於世故其於魏天使問心學答說中亦擧尹公之名人或疑之然滉意如此以之祀院豈不可也苦無心緒草草不具

答金文卿箕報

病中得書知好還深慰前者聞君復有關東之行以爲有違於古人所謂得意之處勿再往之戒也今見來詩所得如許不是虛行深賀深賀

如狄丘關兩古風諷意深遠使當世牧民者見之能無惕然愧懼之意乎鏡浦長篇辭語清越三復吟翫悅若身在江門橋上座下凉生頗慰孤鬱深幸深幸天賦之質若是高明而全不勇奮甘與下類爲伍苟遣歲月爲君深惜後日顚躓當思吾言今不縷縷

答金亨彥問目 泰廷○己巳

今人廬墓成俗葬不返魂故卒哭明日而祔率不得依禮文退至於祥畢返魂之後是與程子喪須三年而祔之說名雖同而其實則大遠矣

其失不在於三年而祔乃在於葬不返魂一事
也今謹喪之家若能依古禮而返魂則事皆順
矣旣不能然而行於祥後則不卜日當以返魂
到家之日行之來諭疑禫日而祔非也又疑時
祭日而祔亦非也○按五禮儀大祥祭行於靈
座畢卽詣祠堂行祔祭

同堂異室尊主皆遷而獨祔祖一位者子亦以
爲無意義而猶以愛禮存羊之意處之今當從
之但家禮祔在卒哭後則遷廟尚遠猶或可也
今在祥後正當諸位遞遷之日而不及他位尤

爲未當五禮儀曾祖考妣以下合祭恐當如此
告遷題主大祥前一日行之禮也若墓遠非一
日所可往返又不可喪主在彼而使他人攝行
則前期數日來行告題而還及祥祭勢出於不
得已也如何如何如來諭返魂之明日行之亦
無不可但欲依禮文前期而行之故耳

右數段說移祔於祥後而據家禮本文丘氏
家禮及五禮儀士大夫祔禮參酌爲言其節
文詳於五禮儀乃 時王之制考而行之可
也

况又從朱子與學者書云云之說後祫祭而行
遷廟禮則大祥前告遷改題等禮皆且停退至
禫日祔祭亦只請出當祔之主祭畢奉新主隨
入其祖室以俟喪畢後祫祭前期一日乃以酒
果告遷改題主猶各仍入于其室厥明合祭新
主同祭畢還主時乃依朱子及楊氏說行之
竊詳朱子之意初述家禮惟以酒果告遷者豈
不以喪三年不祭禮也而合祭躋室乃祭之大
者非喪中可行故也歟後來又以謂世次迭遷
昭穆繼序其事至重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爲

不合情禮故引張子語及鄭氏註以爲禮當如此此古人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用意婉轉得禮之變今如右行之則於祔既不失孫祔于祖之文於遷又以見迭遷繼序之重亦無古今異宜難行之事在人所擇也

所謂三年後祫祭之三年謂禫後也未禫不可謂喪畢又不可以吉服入廟故俟禫後行祫祭但士大夫祫禮不可考今以時祭當之

祠堂三龕欲增作四龕而患狹隘與其取東壁亦作一龕恐意不如取西壁添一龕爲得之云

西壁東向本始祖居尊之位今必爲高祖之室耶但有居尊之義仍不失遞遷而西之次未有不可若考妣居東西向古禮無可據矣

答黃君擧 遂良○甲子

尊人惠音併前與錦溪往復鄙簡積成卷帖開緘寓目宛然如對當日之心胷面目而款扣酬應也爲之哽愴況痛不能爲懷仍知錦公所以相嚮之意如是而在滉無足以相益如此又不勝其愧慊也且前書示喻而盛之意欲於狀中改一二處其亦善矣然切不可露其跡恪當默

之可也前來遺稾幾盡考閱但於文集中諸書有難去取者久未結末奉還殊愧不敏耳錦陽精舍不至廢蕪否思其人而不可作欲一見其託意藏修之地又不可得悵又何可勝耶惟冀左右益敦素業以持門戶嗣胤勉學以畢先志萬幸萬幸

答李淳問目

繼祖之小宗固不敢祭曾祖若與大宗異居時物所得獨祭吾祖似未爲不可

獨祭祖雖未安越祖而及曾祖尤未安若是

支子則雖權宜殺禮而祭禰亦未可及祖

有叔父恩愛無異親父而無後使侍養子奉之欲於四時之祭以紙榜祔祭於祖廟何如

旣有侍養子奉祀則祔祭亦未穩不若以物助奉祀時時參祭而已

父母墳與外祖同托一山則祭之當何先

先外祖

驛館寺壁有先人遺墨或姓名拜之何如

但致敬慕爲可拜之過當

祥期已過襄事未畢則不當變服否

不變

無子而有兄弟姪壻則喪葬祝文宜書何名夙興夜處小心畏忌等語當何云云

其中必有主其喪者當書其名祝辭則當量宜改之

無子妻喪雖有姪壻夫當自告否

夫告

未嫁之殤亦可祔廟否

何可不祔若已嫁者不可謂殤

父臨子喪亦當拜否子若無子則父當告否

禮同居者各主其妻子之喪註妻則當拜子不當拜

若有乳下兒猶以兒名告否

兒名攝主告

叔父祭姪亦可拜否

亦不當拜

世有與七寸姪爲婚姻者是絕義破族如是則當只講婚姻之好否

異姓七寸非有族義古之道也族義已盡故通婚但據禮律猶計其尊卑之行若非同行則不

許爲婚同行謂如六寸八寸兄弟姉妹同行然者也尊卑不同如七寸九寸叔姪然者也失此則以爲亂倫有禁今俗都不許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答南時甫 彥經○丙辰

去春一書後欲嗣修問此間往來京師人率由金遷路未遇便風未果也伻來辱書兼兩詩承喜近況前日心恙正因憂患而作今歷時旣久事往境新如何尙未快豁耶滉暮齒重病理宜日衰比前相從之時又不啻倍甚鬚髮種種神疲眼暗諸證迭侵頃者再蒙 恩召適添暑毒委頓不運不得已再上辭狀懇乞鐫罷物情深

非之謗議沸騰將獲大譴幸賴　天鑑矜察下
旨溫諭已替玉堂仍付僉知雖在野朝衘大非
分義此則無如之何　天涵微物得遂屛退感
祚無窮細讀來喻知所患亦非偶然攝治誠不
可忽皆浣素所身歷其說略具別紙癧吉一家
事聞之惻然悲悼諸友皆無恙深荷見喻以慰
遐思但拙跡如此死者無以恤孤存者無時會
合爲可歎耳

別幅

心氣之患正緣察理未透而鑿空以強探探心

時方而揠苗以助長不覺勞心極力以至此此亦初學之通患雖晦翁先生初間亦不無此患若旣知其如此能旋改之則無復爲患惟不能早知而速改其患遂成矣滉平生病源皆在於此今則心患不至如前而他病已甚年老故耳如公靑年盛氣苟亟改其初攝養有道何終苦之有又何他證之干乎大抵公前日爲學窮理太涉於幽深玄妙力行未免於矜持緊急強探助長病根已成適復加之以禍患馴致深重豈不可慮哉其治藥之方公所自曉第一須先將

世間窮通得失榮辱利害一切置之度外不以累於靈臺旣辨得此心則所患蓋已五七分休歇矣如是而凡日用之間少酬酢節嗜慾虛閒恬愉以消遣至如圖書花草之玩溪山魚鳥之樂苟可以娛意適情者不厭其常接使心氣常在順境中無怫亂以生嗔恚是爲要法看書勿至勞心切忌多看但隨意而悅其味窮理須就日用平易明白處看破敎熟優游涵泳於其所已知惟非著意非不著意之間照管勿忘積之之久自然融會而有得尤不可執捉制縛以求

其遠驗也見喻涵養體察吾家宗旨天理人事本非二致善矣但悟之一字力主言之此則葱嶺帶來頓超家法吾家宗旨未聞有此然則向所謂强探助長之患恐依舊未免也況於此病身親諳悉言之無疑其攝養之道則於身尙有見效猥言殊愧但同病相愛同患相救不得不云云願勿以人而棄言則於公不能無補也晦菴書見成七冊無窮事業都在其中但一喙力不能趁而光陰不留恨不從數十年前做此工夫願公以滉爲戒毋以一恙故中年自廢以貽

晩悔也盛詩古風意趣深長絶句不無可疑效
蟄寫呈千里一笑土炯已入妙香公往隨之以
遂壯遊之志堪羨堪羨自此益遠明春還後枉
顧固未卜苟無替問字幸甚

答南時甫 戊午

自往關西信絶經年今茲履端伊始忽奉珍翰
具審中間遊歷言旋曲折之詳喜倒不自勝又
承舊恙頓爾消釋從此可見新功尤切欣幸滉
年時宿恙作止無定本以稟薄早衰齒髮日邁
去秋以來眼昏特甚全不辨物無精力可及於

書冊雖於日間時見一斑半點終是多間斷不
爲己有奈何奈何來喩所云悠悠泛泛莫能濟
事之嘆在左右未必然而在滉則實有之毋深
惕懼昔年與君及應吉諸人相從之日切偲之
益甚多僕暮年作意之功專藉於是而不數年
間死別生離無復前日之事鄕閭雖多有儒士
率爲世習所奪尋常無與論此事令人心緒日
孫安得不馳懷於吾同人標格耶此間所居深
僻雖有泉石無登望之勝近別卜一處頗得景
致欲造一間書屋以宴坐終老但苦無財力未

必其能就與未假使得就不得與如契右者同之淵誰與共樂耶詩中故略道之他不能悉惟冀益膺新休進學自愛

答南時甫

遊山錄極荷不鄙遠示發蔽幸莫大焉往者得見洪應吉遊山錄以爲東國無復有與此山爭衡者今見是錄其雄壯奇詭殆過於彼乃知天下之大觀無盡而公獨何修得兼此偉事耶井蛙之見不出戶而知方域之大公之惠我不已厚乎欲依戒奉還忽忽數朝猶有未究少留容

得謄寫與應吉錄同置几時時寓目以資臥
遊之樂是計他時奉納後其首尾之闕請須補
完以畢稀勝懇祝懇祝都下舊遊杳絕音耗今
報安信如見其人但未知其能無變其初否金
伯獻不獨青年可惜聞其不免有失於厥終此
尤可歎耳應吉女子歸得所想亦喜動於泉下
也來詩古雅理趣俱到其得於遊觀所養者如
此深可嘉尚懶廢之人猶被挑興趁韻添和累
篇呈似以發一笑孔明不當出之論向見金孝
先亦有此論然僕之左見有異於此孔明命世

之才身存漢存身死漢猶延十年之後而乃亡使萬世之下明大義如日月其出豈可謂誤耶惟四皓但知洩溺之辱爲可避不知虐后橫戚之請爲可恥輕出爲客隨入侍宴至於高帝詰問而後乃知其爲四皓焉則雖有定國本之功其爲枉尋直尺亦已甚矣況初旣染迹如此後若産祿之計得成而四人不死則杜牧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安所逃其鈇鉞哉故聊因雅句之意而及之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南時甫

朝日書來適有鄉親久離忽逢喜叙之外更有
及期措置事畢奴終日無暇未卽修報殊失情
事愧愧示喩縷縷足見近日用力進步親切點
檢處所以每得公書不覺心開眼明而益知自
檢之疎鹵也無容力之地爲安排所碍不可過
之機爲習累所蔽凡公所以自說病痛者皆說
我病痛處然則吾何有針藥於公耶此則公之
言過也至言湛一淸明之體上下與天地同流
是固如此但公於此發得似太早又云所謂用
力着無意而已無欲而已夫無意無欲乃聖者

事一起恐難到此地位詳此段語意微有禪味得無看白沙傳習未免有少中毒耶延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不可作已發看此言僕看未破今於公所引證處亦未契悟幸以數語曉釋以去蒙蔽如未可率爾語諭當俟後日面論也子路問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吾輩於民彝天顯有多少未了處那敢眇眇茫茫說鬼說神但格物之學亦不可判幽明爲二途而偏廢其一尊莫之講故姑因來諭所擧先儒說論之程子所謂道有來但去尋討者其言非謂直有

蓋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當付之于一
之間之意耳而花潭則以爲眞有其物聚則爲
人物散則在空虛迭成迭壞而此物終古不滅
此與一箇大輪廻之說何擇歟此非僕敢作妄
語固先儒所以議横渠者耳若孔子之答宰予
禮記之言容有不能盡醇但孝子旣取此言於
中庸章句又自有洋洋生活等語此則誠有可
疑者淺見不及聖賢處正在此等今當因其所
可知以漸求其不可知之妙恐不當援其近似
附會以證師門之差說也餘在別幅

人或譏滉交儒生之非滉本一寒儒而交儒有何罪但不當妄交耳然此言誠可畏公亦不可不知

答南時甫

皇極書觀物內篇未知所欲見者謂何件耶僕去年借得閔景說新貿來內外篇合十餘冊豐城朱隱老所註其註華而少實正所謂隔壁聽隔靴爬者然以得見爲幸略抄其類例未半已而又借得余本所註外篇四冊以余視朱不啻霄壤。遂捨朱而抄余。第恨余註又多落張

而兩書與性理大全章節先後參互錯入竟無
歸定且其義玄奧其數試以筭驗或合或違去
冬令春間以此送了許多日子而卒未窺其藩
籬徒耗減病人精力追思悚然自笑且自覺力
盡未了抄寫而遽還朱註全秩於閔公今獨留
余註四卷但余註公與應吉會所借覽必非謂
此故只僕所抄二冊子呈上此僕私所便閱非
其書之本不可以示人又恐看此等難解之書
必極用心力實有妨於患證須深戒勿强幸幸
鬼神之理非聞見之知料度之想所及屢示辱

訪無以爲對試以來示所舉兩條言之果似不
同然朱子以屈中又有伸爲鬼之有靈非必謂
鬼以旣屈之氣轉回來形現爲靈也但言方屈
之氣而亦有靈其靈處謂之屈中之伸可也云
爾豈可與氷水凝釋一往一回如輪之周轉之
說比而同之哉因思花潭公所見於氣數一邊
路熟其爲說未免認理爲氣亦或有指氣爲理
者故今諸子亦或狃於其說必欲以氣爲亘古
今常存不滅之物不知不覺之頃已陷於釋氏
之見諸公固爲非矣然滉前以爲氣散即無近

細思此亦偏而未盡凡陰陽往來消息
漸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然則旣伸而反
屈其伸之餘者不應頓盡當以漸也旣屈而
於無其屈之餘者亦不應頓無豈不以漸乎
凡人死之鬼其初不至遽亡其亡有漸古者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非謂無其理而姑設此
以慰孝子之心理正如此故也由是觀之孔子
答宰我之問亦無可疑矣以眼前事物言之火
旣滅爐中猶有熏熱久而方盡夏月日旣落餘
炎猶在至夜陰盛而方歇皆一理也但無久而

恒存亦無將已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耳左見大意如此未知公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亟望提諭以破懵惑痰盛頭重援亮亂草不成字林監司送律亦以病未及謄送亦不足煩聽但其中有無計酬 恩重難圖發學懵野僧思遠錫羈鳥偶深籠此兩句為實錄而人之見者不甚會意耳

別紙

此學全藉朋友切磋之力吾鄉士友有志者多以事故未能專心於此事殊開警益愧坐山[illegible]

曰有鈍滯之憂每思前日洛中相從之樂而不可得正如來喩所云也但向來所講大率多涉於渺茫汗漫之域近讀晦菴書窺得親切意思方知其誤蓋此理洋洋於日用者只在作止語嘿之間彝倫應接之際平實明白細微曲折無時無處無不然顯在目前而妙入無朕初學舍此而遽從事於高深遠大欲徑捷而得之此子貢所不能而吾輩能之哉所以徒有推求尋覓之勞而於行處莽莽然無可據之實矣延平曰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旨哉言乎

答南時甫

人回辱書備審別後北觀南遊探歷旣富滯煩頓快祠隱靜謐讀書有味甚慰甚善所云謹獨爲日用親切工夫此固爲確論又須見得此理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吾之用工亦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蓋謂酬酢處旣常戒謹而於獨處尤當加謹耳非謂可忽於彼而只謹於此也大抵大學一書一舉目一投足而精粗本末都在此人患不用其力耳苟作之不已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而今吾輩滅裂如此無怪今

不得力見朱先生嘗以門人讀大學者無得力爲歎是則可恠也需劔巖號額意思則好矣然晦菴甚愛廬山東坡甚愛羅浮而皆不以爲號豈不以彼實不與於我我不可強挽而屬我作號也耶則遠取劔巖反不如近取月嶽猶是爲公往來瞻仰之切也如何如何節要書二冊領得三冊如示爲佳蟬聲一條喩意似當然作歇後看則爲歇後語作緊切看則豈非緊切語耶鳴鶴一緐於周易而爲感應故事之名言飛鴞一緐於魯頌而爲變著故事之名言其中皆有

無窮好意味蟬者物之至清至潔而爲大賢因
物懷人之所稱所懷之人亦大賢以此作懷人
故事之名言其間好意思爲如何耶嘗見禪家
者流稱述其祖師之言苟有一段譬喩無不稱
揚至於詩人墨客剽掠誇說擬以爲故事名言
若吾程朱諸賢說話如菽粟如布帛切於人之
日用而人反不知其貴況知稱揚而爲故事名
言耶他人不知不須言到公亦不知其貴而以
爲歇後語何耶大抵節要書歸重在於學問則
所取皆當以訓戒責勵之意爲主然一向取此

則不幾於使人拘束切蹙而無寬展樂易傾慕
興起底意思耶故其間雖不係訓警之言如此
條之類亦多取之所以欲見大賢尋常言動游
息之際向人應物之頃興緒情味之爲如何而
目想心追則宛然若與一時及門諸人陪侍從
容周旋酬應於一堂之上或時遇此景此物此
人此事怳若聆其謦欬睹其儀刑而不覺有悟
悅欣適之意則其所以助發其慕古嚮道進進
無已之心者爲益豈少耶書之末端菖蒲安問
之類所取亦猶是也公意竟以爲何如耶所論

朱子敬一段語意甚當而答太輝言所辯亦殊爲痛快太輝尚自是而不服耶太輝亦不易得底人其病如此令人失望奈何奈何承柳判書失攝至於解職無任憂戀與吾兄契款甚厚謏亦累忝僚分今之來也意甚拳拳悶其病深而有難於世議也今所諭兩相之言之意若判書不屑於心安得聞此而又轉以喻及乎感佩深矣往謁判書毋忘爲致謝意懇懇丸龍新硯能發墨潤墨又能不滲漉而其色則想古所稱端溪豬肝色正如此色眞是佳品而始發於今乃

天地間至寶不終祕必有發現之時也何
公筆法近覺殊進何不留此供臨池之興而
我眼花閣筆之老終歸於無用耶日對几案
擬象德意多紙盡不能具悉臘去春回惟珍嗇
加重時惠一字以慰病悰滉推枕草草
聞士炯得官可賀但近年朋友稍稍皆從此
路去其爲祿隱之計則反覺此一路甚好日
恐志業不修則遂成汙下無復振拔之期也
如何如何如公猶未忘情於此事觀士炯之
志正古人所謂長沙時已不如南康時者今

又汩之以俗務能保其不變乎幸公深勸其毋自墮坑落塹而自謂得計也

答南時甫

近鄭子中過宿溪莊頗談左右春夏間動靜頗以慰懷今復黃仲舉見訪投以惠札因云數次下接悅若承聘開襟幸荷幸荷滉宿痾自分與之同生死非如退之送窮復延第一衰甚昏瞀惟於文字裏覷得義理雖有一餉間欣悅終是精力擔著不得深恐難成己物耳節要書人或有意取看看未了一二卷輒已生厭色無一人

入句意味研過數卷者今示酉意如此比次

强外爲深賀深賀其末二卷在朴君處曾已見還今在許國善處若欲之則就國善索取爲佳其見在几間三卷國善欲看則送付仍囑以覽訖還于弊居廡無失去也所云白沙樵齋之人許欲考示幸幸其條非在詩教乃在文集欲未處自下涬看則度猶在十餘板以上也太煇所云雖不敢輕議然花潭何敢望白沙耶白沙雖亦虛蕩入禪窟去其人品超邁爽徹詩亦高妙花潭其質似朴而實誕其學似高而實駁其

論理氣處出入連累全不分曉原頭處如此下
學處可以類推其詩文好處好不好處亦多若
擬於自以恐失其倫也大抵近世諸人於其師
門務極推尊更不論當與不當欲以之誇耀世
俗其用意不公如此衆人且不可欺況後世豈
無具眼人能覷破眞贋者耶甚可畏也故吾人
尊敬師門非不至也玉峯知言疑處南軒亦指
龜山之言剳涉佛老處晦菴不隱南軒玉峯之
門人晦菴龜山之源流也非徒龜山雖延平之
言有少差晦菴亦不回護者此理至公著一点

私意不得耳松堂之理學亦有可疑處而其門
人推尊似恐過實嘗妄有一說令不知所置不
得送上耳太輝好執己見聞吾言想大訶怪須
勸其平心熟思毋但爲一時計如有所言詳以
報來惟照察無計覿面臨紙依依不宣

答南時甫

示喩恍惚前後存之極難者僕正自墮落於其
中何能爲公謀耶然公旣知私意私欲之爲害
但當隨時隨事力加克治之功勿忘勿助敬義
夾持無少間斷此最緊切工夫朱子曰若知其

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又曰勿倚靠他人勿等待後時正謂此也莊子鋩刃不鈍之說信奇然借彼善喩之辭悟我觀物之妙則可若謂悶亦有見於不忘不助之學則不可蓋彼之離世遺物虧肢體黜聰明乃是忘之之極致何可以是同於吾敬學乎至於天之穿之等語僕看莊子已久不記爲何義大抵吾道自足何必[illegible][illegible]於異學而援引求合乎向者公欲看莊子吾意謂汎觀以資博耳今覺已中其毒如此異學移人之易深可畏千萬切戒

之

答南時甫張甫彥紀○甲子

所喻留意晦菴書甚善其或有難曉處亦固不免蓋先生文字如青天白日本無纖翳只義理淵深微奧學者用意未深用工未熟猝難得入處多矣要當把作久遠功夫到眞積力久看如何耳許尹近得其書無事在官期以欲一相見已告以遠道不可任意之意辭之矣所喻諸說果於鄙意亦可疑蒙兩君見囑云云未免各有小辨說他日而精之還欲以呈兩君耳不意而

結取其中一說送于許尹尹太示峻却觀此氣象似難與爭鋒然所恠者道理只是平坦如大路必欲舍之而側入榛莽中何耶歲除惟奉履僉慶不宣

答南張甫 乙丑

示喻必連辱身之說所疑果然然此所謂辱乃身處困辱之辱非道屈玷辱之辱古之聖賢不避嬰身於困辱正所以謀伸其道與枉道屈辱之辱相反何害之有無極而太極前後書來說已得之或人所謂無窮極之說朱子已嘗非之

今何可更襲其謬耶然極之爲義非但極至之謂須兼標準之義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看方恰盡無遺意耳無可無不可亦說得無差但所謂胡氏之說有不同處未知指何而言故未敢臆對滉舊病新患無有平時今日正苦寒瘀强作此書書不成字言不盡意惟因組入精據一推十可也去冬書所云五六條皆嘗有說而精早晩必以呈似謹拜

答李叔獻 珥○戊午

前月中金子厚人還奉書知好抵坡坪學履勝

迪欣寫鬱懷未遇歸便修復不時子厚之回又
蒙惠書及詩兼墮詢蕘之語感怍無已滉也僻
陋寡徒無與爲學病中看書時有意會處及到
體行或相矛盾者多矣年衰力微又不能取友
四方以自輔益恒自企佇兩書之來乃不及藥
石而反欲借聽於聾者何耶踧踖不敢承然而
欲遂無言則又非相與之道終不敢有隱於情
素也前書深以往時失學爲歎足下行年甫弱
冠耳而穎脫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
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

陂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illegible]
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聖遠言湮異端亂[illegible]
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矣
亦有始正而終邪者有中立而兩是者有陽排
而陰右者其入雖有淺深而其誣天罔聖充塞
仁義之罪一也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
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
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眞源也哉
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
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

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所懼者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而稊稗之秋遽及也如欲免此亦不待他求惟十分勉力於窮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則大學見之矣章句明之矣或問盡之矣足下方讀此書而猶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徒見於文義而未見於身心性情之間耶雖見於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眞切體驗實味膏腴耶二者雖相首尾而實是兩段工夫切勿以分段爲憂惟必以互進爲法勿爲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爲遲疑

隨處便當著力虛心觀理勿先執定於已見積
漸純熟未可責效於時月弗得弗措直以爲終
身事業其理至於融會敬至於專一皆深造之
餘自得之耳豈若一超頓悟立地成佛者之略
見影象於怳惚冥昧之際而便謂一大事已了
耶故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爲眞知主敬而能無
二三方爲實得今雖見理而未免於淺淡雖持
敬而或失於蹔頃則其日用應接之間從而壞
之者沓至而無窮豈但所謂思慮食色燕談之
爲害而已乎雖然爲學之初見理未眞持敬屢

失亦人之通患若如滉者非但厥初至白首尤甚常恐吾生之浪過而有望於並世之君子不啻如飢渴之在躬顧嘗以是觀於一時之人其英材絕識未可一二數未達則奪於科目已達則没於利害縱或有意而不能勇爲者滔滔也若足下之所存則有異於是以其曾不難於斷置知之矣足下苟能移斷置不難之心以行於世雖科目利害之在前其不與衆人同其怵迫也無疑此滉所以有感於足下者也第以超詣之資容易於講解故其發爲言論者有不由憤

悱見於推行者似欠於懇篤誠恐若此不已未
保其終不受變於世習也故不計其有無於己
而輒言之後書所問亦粗見別紙幷冀諒察不
宣

別紙

朱子謂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誠如所疑
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精粗具備隨人所學之
淺深皆可用得安而能慮自其粗者言之中人
以下猶可勉進自其精之極致言之非大賢以
上固有所不能焉朱子此言乃以其極致言之

耳若以是籍口而自棄者其人之識趣已不足與議於道何可憂彼之籍口而畀吾說以就之耶籍口二字才有一毫此意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無事時存養惺惺而已到講習應接時方思量義理固當如此蓋才思義理心已動了已不屬靜時界分故也然此意分明似不難知而人鮮能眞知故靜時不思便認以爲窈冥寂滅動時思量又胡亂逐物去都不在義理上所以名爲[illegible]問而卒不得力於學也惟主敬之功通貫動

靜庶幾不差於用工爾
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
倦遂不復以窮理爲事者謂之遷延逃避可也
不然所窮之事或値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
吾性偶闇於此難强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
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
心地漸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
窮不得底細意紬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
勘不知不覺地幷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
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

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卽是窮理恒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爲淵永與程子之言初不相妨格菴所論無可疑矣

敖惰之說胡氏謂爲衆人言者是也故章首以人之一字爲言而朱子解之亦曰人謂衆人又曰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可見其本非爲君子言也然其說衆人病處正所以曉君子使之知病矯偏以致之於中道故敖惰二字亦不可不就君子而論其所處之如何也蓋由衆人言之雖曰因人可敖亦曰情所宜有猶未免

於帶累以德者以其陷於一偏故也在君子則
因其人平平而我略於爲禮乃事理當然之則
也亦洒然無一點帶累向一邊底意思而其渾
厚懇惻中正和平氣象依然自在朱子所以援
取瑟隱几爲證者非實謂孔孟爲敖惰謂敖惰
之在聖賢做處如是而已爾然則何嫌於同歸
敖惰亦何慮學者之傲物輕世乎敖字與以德
之敖本非字同義異就君子說時其義方少異
可

溫公旣誤解格物之格爲扞禦之義則其爲說

固不得與程朱同矣然其泛論爲學則有不違
義理處所謂天資粹美暗合道妙者也來喻以
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一段爲近於格
物而深斥可者學之之說爲誤混不記前日面
論如何以今所見殆不如盛喻也盖嘗反復其
上下文義而揆以知行之說所謂窺仁義之原
探禮樂之緒者是乃格物事也而事物之理舉
集目前者卽致知之效也可者學之當爲力行
事也而未至夫可又爲行之未至而自勉之辭
也夫天下之理舉集目前非窮理之深不能也

惟其窮理旣深故於天下之理一目無全能知
其孰可孰否而學其可者此因其所知而身履
之也可猶善也學猶行也可者學之未至夫可
猶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猶未至於至善之
地也若以可者學之亦爲格物事則上文窺探
集前數句已說知了再著此一句說知其說知
爲重複矣下文無一語說及行而遽以未至夫
可一句懸空說未至自勉之意則其說行處又
爲無頭矣溫公之學雖未有傳授不應如是之
疎繆也况此二句如鄙說而求其義則正見公

學如不及惟恐失之俛焉孶孶知有此樂不知其他之意故其下條以何求於人何待於外之語此正是公獨樂之實事至志倦以下乃樂之餘事耳然則此數句非徒無誤實爲至論也事物之理循其本而論之固莫非至善然有善斯有惡有是斯有非亦必然之故也故凡格物窮理所以講明其是非善惡而去取之耳此上蔡所以以求是論格物也今曰事物之理莫非至善何嘗有不可以此而訾溫公可者學之之說恐如此論理將墮於一偏而非內外一致之學也

割股先儒之論盡矣至於迫切之極旣不可取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外更無他道理則寧毁體以救親命亦人子至痛之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爲孝故朱子止謂之庶幾而不以爲至善也凡事到無可奈何處無恰好道理則不得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乃所謂權亦此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於乖僻亂道之罪也

所論主一無適酬酢萬變之義甚善其引朱子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及方氏中虛

而有主宰等語尤爲的確惟此理非知難而行難非行難而能眞積力久爲尤難此衰拙所深懼而亦不能不爲高明懼也

答李叔獻

頃者入城無聊中得接英眄灑然如濯垢也續令孫兒往候之未往而君已南行欲作一書道意未遇便風未果而辱書先至深愧不敏也仍審天寒學履珍勝滉拙病隨身隨處作魔今已不仕　恩遞深閉龜殼不得出一步看此頭緖豈堪久冒居此唯是不得其便恒憮然耳一身

行止尚不能自謀如此他有何取而盛有可
說豈足下嘗試之意耶雖然足下之言發於[illegible]
則誤矣而足下之心誠切於學如許則求之於
四書有餘師求之於程朱書有餘地矣古人云
少年登科一不幸足下之失於今榜殆天所以
大成就也足下其勉之四印公立廟建院事去
秋兒子寓自南州還言而知之故見足下日亦
略言之李公生於亂世身事昏君歷變履險而
志操如金石忠直之風動當時而聳後世祀爲
鄉賢何不可之有惟仁復則殊無可述之跡似

可疑也且李公雖有此美而不以經術道學見稱此爲少久不知本州名官中流寓中有以經術道學鳴世者乎有則以是爲主而李公配之無乃尤好耶此意與四印公商議處之俾人立後且有客至不及致書於四印公草報爲愧如見李承旨亦以是達之何如謹報

答李叔獻庚午

成君奴來獲奉寄書知自關東已還　閤下又一書送自鄭司諫廬所而來乃在臨瀛日所遣也因知令外祖妣夫人竟至亡背遽縞[illegible]惟義[illegible]

割深切難堪今則事過矣 命自攸避免[illegible]
前後誠所慨歎然亦無可如何不如職思其居
隨時處義思無負於所學而已惟此無負二字
處實不易正如來書所云三則之間而其拘執
不許益所難處古之遇此善處者未知何人今
之遇此不能善處者即滉是也至今白首將就
木既退而請休反惹起收召之端毀譽如山兩
皆驚愕罔攸措地奈何奈何方在迷塗欲求指
南爲可笑耳聽松碣文本不敢當今果多謬誤
愧仄何喻試欲依改適有小冗隨後看如何知

其終歸於無用必矣不必更多云也前示講疑
久不報今又有垂問今皆未暇亦俟後便惟冀
珍愛崇深不宣

答李叔獻問目

中庸讀法註

眞西山說與朱子意微有不同然朱子本謂篤
恭之極其妙如此可見無聲無臭之妙由篤恭
而然也然則西山亦謂因篤恭而有此妙耳豈
由篤恭而力行漸進至彼之謂哉西山之學不
如是之踈勿以辭害意可也

饒氏說云云大學是敎人之法故言爲學當如是如是中庸傳道之書故言此道如此如此二書主意本不同故言各有攸當饒氏說不差今來諭謂以學與道歧而二之爲未安正是公自看得有差也曾見朱先生答呂子約書能與所能之說乎其分道與行學與義理之蘊不同處至爲精密看此則知自看得差也蓋學是能道是所能則其不可混作一說也曉然矣其書見朱子大全第四十八卷二十七張然須連其上二十五二十六張書說通看方得其味

序注勿齋程氏云云來諭謂此說未安然則靜時工夫何事耶當初舜說人心道心皆就已發處言故精一執中皆因其發而加工之事未說到靜時工夫今當據本說而講究體行豈可強將所無而添作剩言語與元說合爲一工夫耶此所謂多插入外來義理攪亂本文正意最爲讀書之病李門深戒之若如來說孔子所不言處孟子言之孟子所不言處程朱子言之者多矣今何可以後出之說每牽引附合於前所不言者必裒合作一說以求備耶

心之虛靈知覺格菴趙氏云云此亦來喻看得差凡有血氣者固皆有知覺然鳥獸偏塞之知覺豈同於吾人最靈之知覺乎況此說知覺實因傳心之法危微精一之義而以此二字幷虛靈言之發明人心體用之妙讀者當就吾心知覺處玩味體認出正意思來方見得眞實無差豈可遠引鳥獸之知覺以汨亂正意而置疑於不當疑之地耶若夫衆人知覺所以異於聖賢者乃氣拘欲昏而自失之又豈當緣此而疑人心之不能識與悟耶 來喻云知覺恐不可如此

釋今衆人至於鳥獸皆有知覺此豈識其所當
然悟其所以然者耶

中庸

饒氏謂見與顯皆是道來喻謂幽暗之中細微
之事有邪有正烏可謂之皆是道耶觀朱子及
諸說皆以善惡之幾言饒說果爲未安蓋子思
朱子意本謂道無不在而隱微之見顯不可捨
也故愼其獨所以存其道云爾非謂見顯是道
也

饒氏謂大學不言戒懼來喻云云此段所疑正

與精一執中無靜時工夫之說同病蓋大學固
不言戒懼矣故朱子於正心章注亦只舉察字
以直解本文正意惟於視不見注始拈出存字
敬字而言之亦因傳者說無心之病故以此救
其病而戒懼之功隱然在不言中耳雲峯胡氏
前念後事之說意亦如此皆未嘗云正心章說
戒懼也今來諭直以正心章當戒懼非也來喻
云無戒懼之功何以明明德此則然矣故朱子
說古人涵養本原小學已至所以大學直以格
致爲先云又慮後世之不能然則以敬字補小

學之闕功今亦只當依此而用功亦當知大學雖不言戒懼而有曰顧諟曰敬止則其中自兼戒懼之意有曰定曰靜雖是知止之效而靜時工夫亦不外是如是爲言則可矣何可以所不言而强以爲已言耶

陳氏云致中卽天命之性云陳說猶云致中之中卽天命之性致和之和卽率性之道也今只云云語有未瑩來說是也

陳氏又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來諭謂中之大本卽天命之性若謂之原是大本上面又

有性也陳氏說如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之義蓋中之大本以人所有而言天命之性自
天所賦而言故可如此說
來喩謂饒氏以首章爲涵養性情之要恐欠省
察字此則不然嘗觀諸儒說若言存養以對省
察則分動靜爲兩段事若只言涵養則兼動靜
說處多矣此說恐非欠也
首章或問陳氏曰中和位育聖神之能事由教
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功云云來喩云云安
有致中和而猶未盡位育但庶幾乎位育者賢

人之學雖曰及其成功一也然至論神化妙用
處則孔子之綏來動和豈顏曾所能遽及哉
第二章饒氏云云來喩謂中和中庸不可分內
外云云中和中庸以理言之固非二事然以所
就而言之地頭論之安得不異今以游氏說觀
之以性情言之曰中和旣曰性情非內乎以德
行言之曰中庸旣曰德行以對性情則寧不可
謂之外乎德以行道有得言已是兼內外而名
之行則專以日可見之迹言豈非外耶故饒氏
本游氏而推衍爲說未見其有不是處若如來

說則未免有喜合惡離之病而卒不得眞見子思之本意隨處立言精微的確處也首章用中庸字不得二章以後用中和亦不得

第四章饒氏行不是說人去行道云云來喻謂道之行不行明不明皆由人云云固是人不行道故道不行人不明道故道不明矣然此所謂不行指道之不行而言非謂人不行也此所謂不明指道之不明而言非謂人不明也饒說精當不可非之

十章饒氏以四强哉爲有次第說得有牽强之

病來說是也

十二章來喻謂饒氏以道不可離爲無時不然費隱爲無物不有云云朱子於道不可離處已兼說無物不有饒氏乃如此分配太涉破碎其直內方外之分非不可如此說但子思本語未必有此意皆是剩說而來說說得簡當

雲峯胡氏謂費是說率性之道隱是說天命之性若單說此二句亦似衍說第雲峯此段乃鋪說一篇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故其說不得不如此正如朱子或問通論誠處直自天命

之性說起來也恐無害也
十三章袁氏曰不曰我治人云云又曰責人已甚違天則矣因並以違道不遠爲說皆與本文義不相應來喩非之當矣
饒氏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之說舊亦每疑之今來喩非之而引朱子仁是道忠恕是學者下工夫處一語以爲證此意甚善
十六章朱子鬼神只是氣之屈伸一條與侯氏說不見有異而或問深斥侯說殊不可曉更細參詳朱子答門人問鬼神之德曰此言鬼神實

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
自爲德侯氏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
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
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雙峯亦曰所謂德
指鬼神而言以此觀之朱子只指形而下之鬼
神性情功效之實然處以是爲德卽其理也其
誠也侯氏則以鬼神爲形而下之一物指其所
具之理以爲形而上之一物是以鬼神與德判
然認作二物看朱子所以非之者正在於此也
然則朱子謂其德則天命之實理等語其辭意

曲折之間亦似欠商量恐記者之失旨也
二十六章饒氏謂人之誠有至與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無至不至云云來喩聖人天地同是至誠若曰無至與不至則恐近釋氏無聖無凡之說以混所見饒說亦有理非如釋氏說歸空無也然論語一貫章注有天地之至誠無息之語至誠字朱子於天地亦言之矣饒氏以悠久爲指外面底盖其所見如此然朱子兼內外之說自是周徧

心經

王魯齋人心道心圖說謂正字私字皆見乎外者其意謂此二心字皆以已發爲言故以爲見乎外耳此句則非不可喩也其下係之曰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此是不可喩處大抵此圖說多有說不出曉不得底故此間諸友相與勘定以爲不必看

性情心意

性發爲情心發爲意來說已得之大抵此等名理分屬乃講明義理到十分精密處各推原其義緖之所相類脉絡之所從來以爲某當爲某

某當屬某云爾若以爲一屬乎此斷不與他相涉相用是癡人前說夢也

答李叔獻

饒氏中和中庸分內外之說再承鐫誨猶恐公之訶叱人或太過也觀饒氏不曰此是內工夫彼是外工夫只云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言致中和亦有踐中庸底事踐中庸亦有致中和底意互相滋益故謂之交相養耳若隔截內外各作一邊工夫何有於交相養義耶且如來喻謂致中和以性情包德行而言也中兼中和之義

以德行兼性情而言也旣曰以此包彼又曰以彼兼此亦豈非內外交相養意思乎以愚言之東說與饒說無甚相遠而於饒獨加苛斥無乃饒不心服也耶

西銘頗對人中生等當初張子意非謂此人等盡道特借其事以就事天人分上而言則當作盡其道說不應與舜禹等分別人品以不盡道之義和泥帶水說了使事天人遇此等事亦和泥帶水不盡其道也秫隱識得此意故幷謂之盡道耳來說張子但取其一事云云固亦知張

子本意之所在如此則於林圖亦當以此意看了何必獨議林隱過詐人耶

心學圖所論諸說尤未敢聞命而如叔獻說是當時程氏之爲是圖何異於癡人前說夢耶彼世之見未透而好攻人者云云固不足恠不意叔獻高明脫洒之見亦如是拘拘牽滯於看此圖也使程氏爲之言曰欲全其道心者必先有大人心欲其有大人心者必先得其本心又曰欲求放心者必先要心在欲要心在者必先要克復云爾則叔獻如是出氣力攻辯而欲去之

可也今其說止於云云則豈盡以用工之次一一分先後如叔獻所攻者耶其心圖上下左右六箇心只謂聖賢說心各有所指有如此者以其本然之善謂之良心本有之善謂之本心純一無僞而已謂之赤子心純一無僞而能通達萬變謂之大人心生於形氣謂之人心原於性命謂之道心於是以良心本心其義類相近故對置諸上左右赤子心大人心人心道心以其本語之相對故對置諸中下左右此六者正如朱子以西銘前一段爲碁盤者同焉當其說碁

工效之工當作功

盤時安有工夫之可分先後耶故程氏自說止如此未嘗及於工夫工效先後之說今來諭云云豈不爲程氏所笑耶大人心若與人較工效爭高下孟子豈與赤子並稱之耶只是就見成底大人上指言其心之如此故朱子嘗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今須以此等說而細思之則可知程圖意非謂大人之工夫地位當在此只謂心之爲物在赤子如何在大人如何以見聖賢論心

如此如此欲人從這邊體認從那邊潛玩體認
潛玩之多般庶幾交相證驗融會貫通而識心
之體用以爲精一以下用工之地爾滉少時得
心經而愛此圖然於六心字處未有所領會疑
晦之端不去於心久矣十餘年前始得林隱本
圖本說而讀之方悟其精微之意蓋以六心兩
下分說其理趣脉絡自然分明貫穿而不渙於
工夫工效先後等之說其見非淺淺恐未易以
率然立論陵駕之也　自惟精惟一以下方說做
工夫底亦猶西銘後一段下綦子處一般也其

以遏人欲存天理爲相對工夫叔獻亦非之矣此之相對匪今斯今其來尙矣眞西山亦云克治存養交致其功於此對說何爲而不可乎其爲工夫也精一盡矣戒懼謹獨又密矣孔子之說爲仁以克復孟子之論夜氣以操存亦已足矣擧此數者而徑以從心不動心終之奚不可也所以必歷擧其餘而言之者是豈謂必由於此一層而至於彼一層又以彼一層爲梯級而又上至第幾層耶蓋以爲聖賢論心法處不止一端或以爲如此或以爲如彼歷指而示人以

爲皆不可不知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
排下亦以其作圖之勢有不得不然者非謂其
如大學條目之有工程先後也故程氏之說但
舉愼獨以下爲遏人欲工夫而終之以不動心
戒懼以下爲存天理工夫而終之以從心而已
何嘗曰欲爲某者必先爲某或先由某而後至
某也耶其求放心之在第四此中學者亦有誤
譬之者大抵此三字以略綽之見粗跡而論必
皆如來論之云非但今時之論如此前賢之論
亦有如此者然若其理其事至於此而已孟子

嘗言曰學問之始嘗求其放心足矣何得謂學問之道無他云云耶明道又嘗曰聖賢敎人其初且欲人將已放之心云云足矣何得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耶今若將此句只作泛泛粗粗爲學者始初路頭一番過關底過此以後都作筌蹄看不與於吾精底工夫則是孟子學問無他之語明道千萬只是之說皆爲孟浪誑人底說矣若謂到顏子地位工夫已精細無復有一毫放心之可言則纔差失便能知之說著不得矣惟聖

罔念作狂者實無其事而聖人謾爲虛設之辭以誣天下後世人矣而自古聖人賢人其學已至其地位已高則便可安意肆志無復戰兢臨履底心矣朱子平日每每爲學者擧道性善章及此章以勉勵之者未知其意只欲學者之於始也泛泛粗粗姑假此一段工夫以爲一宿過去之蘧廬耶抑以爲始之固在此終之亦以此以爲了得聖賢千言萬語底基址田地也故滉妄以爲斯語也略綽粗擧而言因以揆之於此

曰固有如或者之疑若以孟子明道之語推其

極而細論之顔子之不遠復亦可以擬言於此
矣然則程氏叙次之意亦不當遽加貶駁也至
如心在心思盡心正心之易置則如來說亦似
有理然心非省察何由而在思而立乎大豈不
是涵養則二者所屬初亦無礙忿懥恐懼等一
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云云則正心豈必
偏屬於涵養乎盡心雖云屬知此圖非分知行
只分遏人欲與存天理耳盡心之訓曰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理而無不知也
以此屬之理一邊豈有不可程氏之分屬意或

如此乎故滉竊以謂前賢著述之類如或有義
理大段乖謬誤後人底不得不論辨而歸於正
矣若今所論彼本不謬而我見未到固不宜強
作議論而欲去取之或微文精義分屬彼此之
間兩行不悖處且當從其見成底毋爲動著仍
須把來點檢得此件事於自家這裏有無能否
如何而日加策勵之是爲要切必欲爲你洗垢
索瘢而爲之移易去取恐非急務也朱先生答
劉季章書曰所謂隨看便有是非之心此句最
說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

見彼說一直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夫讀書而分辨是非乃窮理之要今告之如此必因季章之病而藥之也湜非敢便謂叔獻有此病也為見叔獻前後論辨每把先儒說必先尋其不是處務加貶斥使你更不得容喙而後已至於尋究得箇是處要從這明白平實正當底道理朴實頭做將去意思殊未有見得或恐久遠深有礙於正知見實踐履故妄言及此不覺自犯於芸人田之戒悚汗無已

滉又嘗謂古人以名理分屬之類往往只大槩取義不甚拘攣如中庸道中庸崇禮匹似說存心而乃屬之致知今豈可以章句之誤分屬而易置之耶

仁說圖當在心學圖之前此說甚好此見甚超詣滉去年歸來始審得當如此及得來說而益信之即已依此說互易矣其他改定處亦不下四五處有不善從而改之雖多不厭但出於經進之後煩數　上稟極是難事講學素不明以致自納於罪辜如此尤惕罙增欲自　上書陳

之兼之待罪只緣休致一事未結未不暇及他
而未果不得已待事畢乃可爲耳所改諸說皆
在金誠一金就礪等處可取看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